



演唱材料

半截火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社出版文娛材料

帶路人

本社編

入社

本社編

半截火柴

本社編

小倆口算帳

本社編

農業社就是我的家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農業組編

農村青年歌集

青年團中央宣傳部編

半 截 火 柴

(演唱材料)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天 津 印 刷 廠 印 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1印張 20,000字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

印數1—70,000

書號 957 戲劇電影 24

定 價 (4) 九 分

81
CE

目 次

半截火柴(小歌剧).....	昌 言(2)
夏收之夜(小歌剧).....	刘 粤基(19)

半截火柴

(小歌劇)

昌 言

人物：徐春蘭——二十多歲。農業社社員，小芳的嫂子，青年團員。

李小芳——十八九歲。農業社社員，青年團員。

趙進財——五十多歲。農業社社員，混入社內的反革命分子。

(佈景：秋天，田野裏，棉花成熟，一望無際)

(開幕後，徐春蘭、李小芳摘棉上)

徐春蘭：(唱) 八月裏，八月八，
姑嫂二人摘棉花。

李小芳：(唱) 棉花桃兒大又大，
絨長朵大白花花。

徐春蘭：(唱) 輕輕的摘，穩穩的拉，

李小芳：(唱) 左右開弓我大把抓。

徐春蘭：(白) 小芳，你細緻着點呀！

(唱) 摘棉花，是細緻活，
你看你，摘進來多少雜草！

回去还得細細揀，

浪費勞力多把工搭。

李小芳：（白）不怪你自己當組長的派活不恰當，倒怪我做活
不仔細！

徐春蘭：（白）我怎麼派活不恰當？

李小芳：（唱）我李小芳，力氣大，
三斗的口袋輕放輕拿。
重活大活不派我去，
偏偏叫我來摘棉花。
拿着大梁當椽子用，
拿着竹竿來編籬笆。

徐春蘭：（白）啊！這樣說是我拿你大材小用了。你力氣大，
能幹，可是呢，摘棉花這麼點小活都幹不好！

李小芳：（調皮地，白）這輕活我幹着不上勁。

徐春蘭：（白）好！輕活幹着不上勁，明天去幹重活，把你調到
男子隊澆青肥，又臭又髒，看你幹不幹！

李小芳：（白）我就願幹那又臭又髒的活。

徐春蘭：（白）好！

（唱）今晚我去找社長，
明天把你調出去。
這活兒我和進財幹，
保證完成沒問題。
少你一個豬八戒，
一樣能把真經取。

李小芳：（白）你才是豬八戒呢！你是孫猴子。

徐春蘭：（抬頭看看天氣，白）喲！咱們光顧說閒話了，你看天什麼時候了。怎麼老進財還不來？

李小芳：（白）可不是，這個“老積極”今天遲到還是第一回呢。

徐春蘭：（白）你說老進財這個人怎麼樣呀？

李小芳：（白）自從土地改革時鬥爭他以後，我覺得他表現的還不錯，勞動挺積極。去年又改變了地主成份，加入了咱們合作社。在社裏樣樣活搶着幹，不調皮，挺老實……

徐春蘭：（白）不管他表現的怎麼好，我總是覺得他有些奇怪的事情。說話吧，有時候他敢說，有時候又吞吞吐吐的不敢說。去年秋天一天晚上，咱們正開全村羣眾大會，會開了一會，我有事回家去，在道上碰見趙進財從南邊慌慌張張跑來，我問他幹什麼去，他也說回了一趟家，當時我看着他神色很不好。過了一會村南就起火了。那次着火我老懷疑是他幹的，但是證據不多，也不準就是他幹的，這樣就馬馬虎虎過去了。從那以後，我對他總有點不相信。說實話，我平常真不願意叫他一聲“進財叔”。

李小芳：（白）你還用老眼光看人，看人要往後看，看道要往前看。

（唱）你來看，

長長的路來遠遠的山，

道路越走越平坦。

老進財過去是地主，

被鬥後改造了六七年。

学会了耕，学会了种，
自己劳动来供吃穿。
没敢公开搞过乱，
因此成份才改变。
去年又加入了合作社，
样样事情走在前。
未曾说话先带笑，
从没有跟谁翻过脸。
投资多，关心社，
真是一个好社员。
怀疑人家是个坏人，
没有证据不能乱说。
人人都往高处走，
事事都要向前看。

徐春兰：（白）不管他表现的多麽好，对这样的人还是要时时提高警惕。过去他骑在咱们头上压迫咱们；这会咱们管着他，你想想他心里就会服气啦！

（唱）你比我少吃幾年飯，
从前的事情你没看见。
我爹给老进财家当佃户，
过一天就像过一道鬼门关。
鬼子兵要粮又要款，
老进财逼租子踢破门槛。
拔了俺的锅，摔了俺的碗，

血淋淋打了俺爹十幾鞭。

一根繩子捆了走，

整整坐了三个月的牢。

事情虽过了十幾年，

到如今闭上眼睛还像在眼前。

老進財虽說把成份变，

我總觉着他和咱們不一般。

李小芳：（白）你呀！你疑心太多！你要天天疑心这个疑心那个的，那就什麼也別叫別人幹咧。你对誰都不相信。

徐春蘭：（白）我也並不是对誰都犯疑，我是說对地主、富農分子不能太放心，多小心點有什麼不好。誰知道他們会出些什麼坏主意。

李小芳：（白）快別說咧，老進財可來咧！

（老進財上）

趙進財：（唱）中秋已近八月半，

又是一年月兒圓。

月兒圓，月兒圓，

為什麼你圓我不圓。

出了村，奔正南，

一双喜鵲飛过天。

喜鵲头上喳喳叫，

莫非說我的喜事到眼前。

李小芳：（白）進財叔，走快點呀！我們都摘了个來回啦！

趙進財：（白）啊！來啦！

(唱) 小芳高声把我喊，

春蘭沉着臉不發言。

小芳年輕好对待，

春蘭心中有算盤。

兩個人又都是青年團員，

見了她們真有點胆寒。

(白) 組長：我身子不大舒服，晚來了一会。今天少給我記兩分工吧！

徐春蘭：(白) 不舒服？我早聞見了，一清早就包羊肉餃子吃，還能來早了！

趙進財：(白) 嘻嘻！因为快过八月節，趙二黑五家合夥買了隻羊，今天早上我給他們殺了殺，賺了點雜碎吃，誰想人窮沒吃福，喝了碗雜碎湯，就鬧開了肚子。(看) 哟！你們摘的真快呀！一会摘了那麼一大堆；你們倆真是能幹，我看咱社的男勞動力也比不上你們。

李小芳：(得意地，白) 哼！除了二隊隊長以外，你說耕、耩、鋤、耙，論力气，他們哪個敢当面比一比。

徐春蘭：(白) 別逞能了，快摘吧！

趙進財：(白) 你們還先摘着吧！我肚子還有點痛，我吸袋煙壓一壓，管保一会就赶上你們。

徐春蘭：(白) 你抽煙可要離着棉花堆遠點！

趙進財：(白) 知道，知道。(偷看她倆一眼，小聲的) 还用你說！

徐春蘭：(对小芳白) 咱快摘吧。(春蘭、小芳摘棉下)

趙進財：(看着一望無際的棉田，白) 好棉花呀！

(唱) 風擺棉桃把头點，
棉田一眼望不到邊。
不看見這地還好受，
一看見這地想從前。
十年以前它歸我，
如今成了別人的田。
從前我靠它吃香喝辣的，
如今要為它流汗鬧吃穿。
從前我蹣跚腳四街亂竄，
到如今，不敢動也不敢言。
前天我遇上陳老大，
他悄悄對我把信傳。
他說，天下就要大亂，
美國派兵到台灣，
美蔣聯合攻大陸，
以後我們又坐江山。
剛才他又暗暗把我找，
讓我把一盒火柴藏。
這火柴有個優點，
着熱自己就會燃。

(四周看看，掏火柴想放在棉花裏)

唉！

未曾動手渾身打顫，
想着容易做着難。

看一看周圍羣眾的眼，

想成功恐怕要日出西山。

(白) 趙進財呀，趙進財！你怎麼這麼沒骨氣！三十年前算過命，運發子午卯酉年。我是鼠年買的地，兔年起的房，今年是馬年，也許真該我再翻翻運了。(又四周看)怕什麼？如今我是合作社的社員，入社一年來我假裝積極，大家又都相信我。前些天為投資，我偷偷地挑撥起一部分社員對社長不滿，也沒人懷疑我。過年時趁社裏的黃牛有病，暗暗戳了牠一根針，到現在還都以為牛是病死了呢，看來害怕是自己心虛。(說着，咬牙切齒地)幹吧，沒事！慢着，現在把火柴放進去，人家一揀花，還不給揀出來，這這……如何是好？咳呀！她們摘回來了。(裝抽煙)

(春蘭、小芳摘花上)

徐春蘭：(唱) 秋天的螭螭吵破天，

李小芳：(唱) 你的嗓門比螭螭還要尖。

徐春蘭：(白) 小芳啊！不是我好老批評你，

(唱) 你應該穩穩當當細摘細揀，

有缺點不改算什麼好社員。

李小芳：(白) 嫂子，你呀！

(唱) 你這人，真嘮叨，

橫三豎四老把毛病挑。

徐春蘭：(唱) 我不是故意把你的毛病找，

你摘的花就不如我摘的好，

包裹邊又有棉葉又有雜草。

李小芳：（唱）我知道，你样样好，
今後我好好向你学。

趙進財：（白）喂！你倆不要爭吵啦！我看你倆的活都不坏。
組長，我有一點建議。

徐春蘭：（白）什麼建議？

趙進財：（唱）上級号召我們找竅門，
要多出活，少用人。
摘棉花一次要摘乾淨，
雜草棉葉不能帶進一點。
運回家就不用再重揀，
這樣就能省下好多人力。

李小芳：（白）你这是故意給我為難，我越摘不乾淨，你越……

徐春蘭：（白）我看這建議挺好，可以實行，如果咱們這四百畝
棉花，都保證一次摘乾淨，不再派人揀第二回，該省多少
工啊！咱們今天就這麼辦，回去再向社長建議。

趙進財：（白）好！咱們就這麼辦，摘的時候注意點。那我先
摘，你們揀揀剛才摘的那些，也休息休息。（邊說邊摘下）

李小芳：（白）嫂子，你看趙進財就是進步了吧！處處為社着
想。

徐春蘭：（白）他提的意見，咱們覺着正確就可以採納。不過，
我覺得對他還是注意點好。來！咱們揀吧！

（唱）天边上白雲朵朵飛，
地上棉花堆成堆。

李小芳：（唱）一邊休息一邊把花揀，

省得回去再揀第二遍。

徐春蘭：（唱）新摘的棉花白又白，
不讓雜草混進來。

（白）小芳，我对这雜草有个比方。

李小芳：（白）把它比做什麼？

徐春蘭：（唱）它好比暗藏的坏分子，
咱把他一个个清出去。

李小芳：（唱）你整天說話嚇唬人，
疑神疑鬼不應該。
如今江山我們坐，
好多坏分子被我們制裁。
五一年鎮压过反革命，
坏分子怎敢还把头抬？

徐春蘭：（白）不怨大家批評你麻痹大意，你对敌人一點也不警惕！昨天党支書剛說過，东莊發現了反革命分子在牆上寫了“詩”呢，叫咱們也注意起來，可是你还是滿腦子的太平觀念。

李小芳：（白）反革命分子寫了什麼“詩”？怎麼我沒聽見？

徐春蘭：你呀！論生產是个積極分子，論政治你太不注意了。

（唱）瘋狗臨死要咬人一口，
坏分子在东莊牆上把詩留。
这样一件重大的事，
為什麼左耳朵听了右耳溜！

李小芳：（唱）小魚撐不起大波浪，
雞蛋碰不碎泰山的石头。
刀把子握在咱的手，
哪怕他牆上把詩留。

徐春蘭：（有點真生气了，白）你这是什麼思想？

李小芳：（白）支書隨便提了提，也值得大驚小怪！

徐春蘭：（白）隨便提了提？好！反正你这麻痹思想一下扭不
過來，今天晚上開團小組會的時候再說！

李小芳：（白）再說就再說！

徐春蘭：（白）咱們別“抬槓”了，快摘花吧。

（二人摘棉下，趙進財上）

趙進財：（唱）心裏盤算手裏摘，
想起了昨夜晚做的夢來。
夢見了全村田地又歸了我，
一家人又搬回老住宅。
成羣的驢馬拴槽上，
長工丫頭兩邊排。
把全村人吊在馬棚裏，
刨了个大坑正要把人埋。
醒來一看是個夢，
唉！還是得彎腰把棉花摘！

（白）嘿！正好，我摘過來，她們摘過去。徐春蘭、李小芳！
今天你們中了我的計了！（倒出摘的棉花，掏出火柴盒）我剛
才給她們建了議，棉花不必再揀第二遍，現在我把火柴頭

折下來，塞到棉花裏去，只要棉花一放到倉庫，等到有一根一着，你們就烤火吧！

(唱) 常說胆小非君子，
進財我今天要行兇。
一根根火柴拿在手，
身上發抖心裏撲騰！

(害怕的往四邊看看，白)他媽的，手哆嗦什麼！(折火柴頭)這堆是小芳摘的，塞進去不對。這堆是春蘭摘的，摘的淨，揀的細，別人不會再檢查。對！塞到這邊。(撕開花毛，抖抖顫顫的塞進去)

李小芳：(內喊)進財叔叔快趕呀！我們摘到這頭啦，你趕不上啦！

趙進財：(驚慌地，白)趕的上，一會就追上你們啦！(自語)不行，這滿地是半截火柴棍，她們見了懷疑怎麼辦？我……我得拾起來。(急拾)

李小芳：(內喊)快點呀！我們又摘過來啦！

趙進財：馬上就赶上你們啦。(把一堆半截火柴慌慌張張地裝進火柴盒內，擦了擦頭上的汗，急摘下)

(春蘭、小芳上)

徐春蘭：(白)我看今天老進財有點耍滑頭，一摘到這頭就不想過去了。(把摘的花倒下)

李小芳：(白)人家不是鬧肚子嗎？平常老進財可沒耍過滑頭，老跟咱們在一起。

徐春蘭：(白)鬧肚子哪裏不能蹲着，偏老在這頭蹲着，我要看

看他摘的花淨不淨。

(唱)說話好听沒有用，

看看他摘的棉花淨不淨。

李小芳：(唱)你翻那邊我翻這邊，

一根雜草也看不見。

徐春蘭：(白)老進財做的活就是不壞，挺乾淨。

李小芳：(白)我早就說人家幹活不壞嘛，你老不相信人家。

徐春蘭：(白)這一下可叫你抓住理了，你的眼光好，我佩服你。好！咱們快摘吧！

李小芳：(白)別忙，我還抓住了你的錯，你來看，現在該我批評你了。

徐春蘭：(白)批評我什麼？

李小芳：(從春蘭揀過的棉花堆上，拾起一根半截火柴棍，白)你看這是什麼？

(唱)人家說你做事細心比人強，

為什麼把火柴棍留在棉花上？

幸虧它，是半截，

(夾白)要是整根的呀！

(唱)着了火這筆損失誰賠償？

徐春蘭：(一驚，唱)這件事情真奇怪，

哪裏來的這半截火柴？

李小芳：(白)這說明你做事也挺馬虎！

徐春蘭：(接唱)話兒不能這樣說，

這件事兒真奇怪。

棉花裏只能帶進雜草和棉花葉，

怎麼會帶進一根火柴來？

李小芳：（白）是呀！這真是件怪事！

徐春蘭：（唱）接過火柴仔細看，

還是一根新火柴，

（嗅了一下）

這根火柴有點怪，

有股藥味撲進鼻孔來。

（白）小芳，你聞聞這火柴是什麼味？

李小芳：（接過，聞了一下，白）我這鼻子有毛病，聞不準是什麼味。

徐春蘭：（白）我聞着有點羊羶氣。

李小芳：（白）就你鼻子尖，火柴上怎麼會有羊羶氣？

徐春蘭：（想，白）這火柴不可能從棉花地裏揀來。這裏就只有我們兩人，我估計這會不會是進財辦的事，咱們得細細追查。

李小芳：（白）也可能是趙進財剛才抽煙弄的，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徐春蘭：（唱）井邊打水不知深，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要把這事看的太簡單，

咱們要問問底細追追根。

（白）反正這裏頭有故事，要是抽煙弄的為什麼沒燒的印？

（又從地上發現一根）你看又一根半截火柴！嘿！又一根！